

武宁文史资料

缪云台题

第四辑



88





盛怀谷先生

像 赞

正	虚	污	不
直	心	泥	染
为	洞	书	博
怀	悉	邪	读
淑	古	闲	存
江	今	维	诚
肃	宿	护	教
人	强	理	育
福	服	真	临
	辉	兰	馥

学生 朱可贞 敬撰

※朱可贞，现年82岁，县人民医院原副院长，县政协一至四届委员会常委，五届委员，现退休。

目 录

盛怀谷生平·····	吴自强 (1)
忆家父黄隐霆·····	黄福元 (13)
黄山亭轶事·····	黄良育 (19)
日军在武宁的罪行录·····	邱俊炎 胡禧吾 范才能 (24)
	杨秋鹏 吴新民
记严阳山抗日挺进支队·····	陈云龙 (32)
马卸鞍抗日阻击战·····	汤太金 (39)
我与抗日时期的江西防空·····	傅朝梧 (42)
抗日战争时期的江西省战教工作团武宁队·····	董安湘 (46)
我所知道的振风中学·····	张 罗 (49)
武宁联中创办的经过·····	卢位棣 (61)
民国时期的武宁县卫生院·····	夏成渝 (65)
解放前后武宁中医概况·····	张国钧 (70)
武宁消灭了血吸虫病·····	王华蒸 (75)
记修武公路之始建·····	方振涛 (89)
武宁县城南渡浮桥的兴废·····	邹象亨 (91)

南昌市武宁码头.....	熊炳文 (94)
武宁“宁红茶”.....	吴高汉口述 刘堂仁整理 (102)
民国时期武宁县城的布业.....	刘俊国 (111)
回忆武宁县城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	邹象亨 (116)
三青团武宁分团的成立和党团合并.....	戴 昊 (118)
忆我县国大代表的选举.....	陈云龙 余修玮 (121)
武宁在乡军官分会.....	成德盛 (125)
山潭乡选举县参议员的闹剧.....	谈亨泰 (127)
古镇石门楼.....	邹象亨 (129)
船滩镇的发展.....	陈世忠 (136)
石渡镇的兴起.....	陈重心 (141)
道教圣地——太平山.....	董志强 (145)
清光绪年间武宁的乡规民约.....	闵正国 (149)
惯匪肖汉全落网记.....	张垂流 徐善友 邱克中 徐纯旺 (151)
来函摘登.....	(161)

盛 怀 谷 生 平

吴 自 强

盛怀谷，字若虚，1887年5月31日（清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出生于武宁县建富上庄村（今属甫田乡），1975年12月15日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于武宁县城，终年88岁。其父盛启瀚公，家境贫寒，无立锥之地，生有五男四女。盛先生上有三兄三姐，下有一弟一妹。我是盛先生在日本东京高师同学的晚辈，他是我在江西教育界工作时一位最敬佩之师友，同时还有几年是我的芳邻。现在根据有关资料，再加上我所能回忆到的，把盛先生一生历程及其事迹，概述如下：

（ 一 ）

盛怀谷先生出生于佃农家庭，祖宗八代都是以租田耕种为生，终年难得温饱，所以世代文盲，不知书算，受尽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因此，启瀚公下决心送盛先生到本村陈苏先生之私塾读书。先生从小就在家里放牛，虽入塾读书，回家放牛仍骑在牛背上勤读不辍，由于勤奋苦读，成绩斐然。读完一年，其父因家贫无法生活只要其略识“之无”便可，欲

※本文作者，现年88岁，福建师范大学教授。

令其废学，回家协助耕作，但陈先生见其聪慧超群，宁愿不收束修，再教一年。后陈先生自称学识浅陋，仍一面介绍他到烟港乡郭老先生的私塾继续学习；一面又向盛姓族长力说盛先生才华惊人，后必光耀祖先。因而得到盛世宗祠资助费用，乃改在郭先生处又读了一年。然后，继续升入南昌洪都中学就学。后因启瀚公夫妇早逝，先生童年即依长兄（佃农）治周生活，而中学费用较昂，乃考入南京两江师范学堂（现南京大学前身）与临川饶思诚、王朝桢、黄师宪等同班，毕业后值辛亥革命爆发，在南京从马相伯先生参加学生军出援武昌，派守青山炮台，旋回武宁，受聘为武宁县高等小学堂教员。先生在教师中年纪最轻，教学有方，颇受学生欢迎，家乡父老都称之为芳谷先生，表示尊敬。两年后，盛先生考取官费留学日本（时为1913年，民国二年。下类推），进入东京研教馆攻读数学。在这期间，盛先生担任江西同学会会长，1914年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从事反对袁世凯窃国斗争，当年受命回国进行反袁活动，事被泄，受到当时江西军阀之通缉，乃漏夜由武宁箬溪逃往武汉避难一年，得免遭难。盛先生乃转变志愿，欲从事教育工作，为祖国培养人材以为国用。恰好1915年中日特约五校招收官费生，乃又考入东京高师教育系（文科第一部），专攻教育学科。1920年毕业回国，历任武昌高师讲师、江西省立一师教员、江西省教育厅视学、省立第五师范校长，旋又回厅任视学。1923年欧阳魁任江西省立第八中校长时，先生被聘为高中部主任，越数年第三次入厅任督学，直到熊式辉主席兼代教育厅长时改任第二科科长，掌管全省中上学校及国外留学生工作。后来程时焯在江西任教育厅长达十余年，盛先生一

直在教育厅任科长及督导室主任（抗战期间，因三青团夺取学界耆宿周蔚生先生省立赣县中学校长事，盛先生愤不署稿，乃由二科调督导室主任。）。1946年周帮道任解放前江西最后一任教育厅长，盛先生自请辞职，回武宁家乡任省立协和中学校长，直至1949年解放。

（二）

盛先生是一位为人公正、谦虚谨慎、待人诚挚的老教育家。在旧社会，教育行政机关同样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盛先生之所以能在教育厅任高级职员垂三十年之久，虽是他教育经验丰富，而更重要的是他德才并茂，处事公正，做人谦虚诚挚。他常说：“要对事不对人，对首长要爱护，但要爱之有道；对下属要亲如兄弟，有时出现差错，敢于承担责任。”所以首长和部属都信任和信仰他，特别是他廉洁自处，不贪名利，更是难能可贵。1931年后，黄山亭任武宁县长，他是盛先生之旧友，当时武宁属南昌地区，要在南昌设一位高级联络人员（等于闲散职，领干薪），月薪两百元，想请盛先生担任，特致函征求同意，盛先生回信说：“我有职务在身，每月有工资，未敢取非义之财”乃婉辞。在熊式辉兼教育厅长时，熊友某与先生在东京有旧，钦佩先生为人，向熊介绍盛先生以第二科科长代理厅务，候中央批准后正式任命，条件是加入政学系，熊友来家谈至深夜，先生认为政学系为国民党高级官僚组织，不愿参与，婉言谢绝。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开始，江西省教育厅也是一再南迁，第一次迁于吉安；南昌沦陷后，1940年，第二次迁泰和文江村。自这时开始，物价步步高漲，盛先生五个儿子

都在上学，虽以简任待遇高薪，亦难于维持生活，加之这时盛先生尚未续弦，家务劳动事多，实在困难重重。程教育厅长睹此情况，乃与民政厅长商妥，要盛先生暂做一任县长，地点由他自己选择，亦被盛先生婉谢，程厅长只好要总务科长想法给盛先生加发一分公教人员米贴，并派一名勤杂人员协助他料理家务。更难得的是，日军于1945年8月15日投降后，教育厅迁回南昌，省府主席由方天接任，教育厅长也换了周帮道接充。周原在省立八中与盛先生同事，属师友关系，但周要安排亲信任厅内重要职务，意图调虎离山，一再劝盛先生出任国大代表或立法委员，并且一切都说好了，只要盛先生填一张参加“青年党”表格，即可分给席位。盛先生认为这是阴谋，一生清白，怎么能老来丧节，感到教育厅情况复杂，因而愤然辞职，自请告老返乡任省立协和中学校长。盛先生这种高风亮节，实非一般人可望其项背了。

盛先生由于从小就是人民培养成长的，他对发展家乡人民教育事业，总是念念在心。早年曾在华侨胡文虎对本省教育捐款中，为武宁县甫田桥镇（距先生故里建富村十华里）争得银元2000元，扩建完全小学。这可看出盛先生对家乡教育事业是异常关心的。

（三）

1917年9月教育部通令各省把原省长公署的教育司改为教育厅。江西第一任教育厅长是许寿裳先生，浙江人，鲁迅好友，日本东京高师毕业。他到任后，为着要普及地方教育，把原府办简易师范，改为省办师范学校，招收小学毕业生，学制五年（一年预科，四年本科），学生毕业后，出任

小学教员。首先，在南昌府创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命王寿彭为校长。王为日本东京高师毕业，乃聘请盛先生由武昌高师回省一师任教员，一年后调教育厅任视学。盛先生入厅不久，又先后成立二师、三师乃至四、五、六、七等六所师范学校。此时难觅适当校长人选，我记得三师校长蔡漱芳调任一师校长时，盛先生乃推荐张一清（原名廷栋）由沈阳高师回省继任。四师在九江由贺鉴千（原名金龄）任校长。五师设在清江县，教育厅任命盛先生为校长，为时不久，盛先生又被调回教育厅任视学。六师在吉安，盛先生从中推荐李松风任校长。自从许寿裳在江西首任厅长，接着朱念祖等任厅长，他们都是日本留学生，所以这个时期任省会医专、农专、工专、一师等及外属中学、师范学校校长的占半数左右，都是日本留学生，这与盛先生在教育厅工作为教育荐贤是分不开的。还有，盛先生任视学时，出外查学的生活作风、工作作风也与众不同。我记得有一次，他到抚州第三师范视学，我那时在该校学习，看到他穿着一身简朴的衣服，一个人到我们宿舍和自修室走来走去，参观老师教学时也不要校长、主任陪同，视察完毕，张校长领他到大礼堂向师生讲话，经介绍后，我们才知道他是视学。他把学校情况和如何搞好教学工作说得有条有理。此事距今虽已六十多年，今天回忆起来，他那种生活简朴，作风正派，深入群众，平易近人，永远值得后人学习。

1927年盛先生离开了教育厅，1928年被欧阳魁校长聘请到抚州第八中学任高中部主任。1931年，熊式辉任江西省政府主席，教育厅长由陈剑修继任，盛先生乃又入教育厅任督学。这时江西教育界情况和以前相反，由以日本留学生占优

势的局面变为以心远系为核心的派系斗争，熊式辉主席曾多次公开给以批评。1932年8月，首先撤换南昌一中校长陈某（心远系，北京大学毕业），改请北京师大教授曾仲鲁（金溪县人，与当时建设厅长龚学遂、财政厅长吴健陶等同乡、同学）回省任校长。由于当时心远系首领熊育锡（曾任心远中学、心远大学、二中校长）是省府委员，中央有程天放，省党部有李中襄等（均已在海外逝世）的支持，加上柳藩国当时也在教育厅工作，以致新任曾校长无法接事，一直到是年十月陈剑修厅长辞职，熊式辉兼代教育厅长，调整厅内人事，派盛先生为第二科科长，用主席名义对原校长施加压力，曾校长才得入校视事。曾所聘任的教师，主要是两部分人：一是北师大出身的同学；一为留日同学，我是其中之一。教务主任彭以异（留日同学），训育主任杨独任（北师大出身），平分秋色。开学后不到一个月，教育厅新开办南昌师范学校，任彭以异为校长，曾请我为教务主任，我以初从日本毕业回来，年仅32岁，校中还有留日老前辈，向曾力辞。曾说我年轻有为，并告知是与盛科长商量决定的。谁知他发表我任教务主任的第二天，乃不告而走，仍回北大任教授，连教育厅都不知道。教育厅乃采取紧急措施，一面公布我以教务主任名义暂代校长职务，一面用主席兼代厅长名义通令全省学校，说：曾弃职潜逃，永不录用。这个信息事前我并不知道，当天我到初三甲上了第一节课，学生（可能是学生在街上看到报）在黑板上写上“祝贺老师连升三级”几个字，我看后甚为惊奇，下课后，即去教育厅向盛科长了解，他把原委告诉我，说学期中间不好换新校长，要我勉为其难，暂代理一下，并要我考虑一下，是否可以请彭树邦为

教务主任。回校后，我即聘任彭老师为教务主任（萍乡人，日本东京高师史地系毕业），其余一律照原。果然，不到半个月，高三乙班学生蜂拥入校长室，大闹起来，说教务主任责骂他们班上同学，要我辞退他，否则，交出校印。我不接受他们的意见，乃要我离校，并放鞭炮欢送。我当即又去教育厅向盛先生汇报事变情况，谁知教育厅早有所知，他要我立即去向省政府主席汇报。主席问我有什么办法？我当即说最好准我辞职，否则，我要辞退一位主使闹事的老师，并开除几位为首的学生（后来有悔过者都收回成命）。主席当即要我回校处理，我一到校，公安局已派警士来了。我立即写布告辞退老师，并令几位为首学生退学，事乃寝。我为什么要把这件事说出来，一是揭发旧社会教育界的黑幕，派系斗争激烈；二是盛先生一贯以教育为命，重视人才，重视年轻人之培养。因此，我们留日同学都尊重他，称他是我们的“西园寺公望”（注：西园寺公望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元老，故云）。通过这一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后来程时烺继任教育厅长垂十余年之久（江西教育厅长任职最久的人）。每调换一位中上校长，都先征求盛先生和柳藩国两老意见，原校长是那个大学出身的，就在其同学中选择一位品学兼优、才华出众者继任。江西教育界在抗战八年中能得到安定团结，均衡发展，我认为盛、柳两老在厅里辅佐，出谋献策是有一定功勋的。

（四）

盛先生在抗战前，为赣西北发展教育事业，煞费苦心，曾向省教育当局建议创办省立第十五中学，设在修水三都。

1937年又力争将省立南昌师范，迁设武宁，改为省立武宁乡村师范学校（当时建制每专区有省立中学、师范各一，但武宁为专署所在地，无师范，而南昌则有两所师范。）。抗战中，所有南昌附近的省立中学纷纷向南迁移，赣西北莘莘学子，很难入学。盛先生又向教育厅建议，1943年春将省第十一行政区各县合办的岷山中学改为省立赣西北第二临时中学，并将学校由瑞昌洪下源迁靖安邱家街。1944年省府为了纪念革命元勋李协和，将第二临时中学改为省立协和中学。1946年春学校迁来协和先生当时的墓地武宁簪溪。盛先生对家乡教育事业确实费尽了心血，值得称颂。1946年他亲自回乡任协和中学校长。该校校舍设在簪溪街旁山包上的原日军临时兵棚内，十分简陋，不适办学之用，一定要另找校舍。幸好得其四子思靖陪同由南昌回到簪溪，走访乡亲父老，联系当地政府，原学校校工、学生及家长，经过多方协商，乃确定将前乡公所所址大屋和日军所建的大仓库作为临时校部，以协和纪念馆作为礼堂兼饭厅。号召劳动建校，开辟运动场和球场。通过几个月的修建，校舍已初步够用，当年九月一日举行开学典礼时，在礼堂讲台两旁贴下一幅对联，文曰：“视劳动为神圣；信科学之万能”。并以“忠、恕、敏、俭”四字作为校训。校歌歌词是盛校长亲自撰写，谱曲由廖纫兰、廖纫芳二老师创作。校歌有一段是：“……视劳动为神圣，信科学之万能；为忠须尽己，为恕须及人，为敏须敬事，为俭须养廉；事业追踪豪杰，修养进附圣贤……”。

协和中学在盛校长的领导之下，办得有声有色，校风正，教风好，学风浓。在条件艰苦、设备简陋的情况下，组

织师生参加建校劳动，修整校园，修路填坪，上山砍柴，下伙房帮厨，轮流采买等样样都干。当时招聘来的教师，大部分水平较高，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而且责任心强，认真教课，真是诲人不倦。学生学习自觉性较高，每天早上校园里书声琅琅，晚自习，教室里灯火辉煌。校风、教风、学风都是很好的，协中当时有四个特点：

第一、学校没有反动组织。当时一般中学里，反动党团组织活动频繁，如武宁县中、振风中学，三青团组织健全，学生往往被骗而集体加入。但协中除学生自治会、同乡同学会外，没有其他反动组织，所以学生能专心致志地求知。1946年秋，国民党武宁县党部书记钟瑞坎和县三青团干事长石完璞到校筹备发展三青团组织，并在公布栏里贴了通知，盛校长一见，大为恼火，将通知撕掉了，并说：“学生须专心读书，不应搞无益的党派活动。”因此钟、石他们只得灰溜溜地走了。

第二、极力支持和保护进步青年。如李德贵等四名同学，因在第一临时中学搞进步活动被开除，设法转来协中读书，而军事教官主张不收，盛校长却掩护说，青年人求知没有错，可以收下。同时，他们四人不仅可以继续就读，还免收其学杂费。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工人员怀疑他们四人是地下共产党员，准备逮捕，盛校长得知消息，亲自写信，给予路费200元派人护送到永丰中学就读，他们才幸免逮捕。

第三、领导师生与当地恶霸作斗争。号称“箬溪王”的周兆祥，凭借其弟箬溪乡长的势力和自己县参议员的权势，豢养了一批打手和地方保、甲长为爪牙，且拥有手枪、步枪、机枪共百余枝，称霸一方，鱼肉人民。当协中迁来箬溪，就向盛校长要求当总务主任，未遂，竟怀恨在心，到处给学校刁

难。如指使在粮库的党羽不供学校教职员工的口粮；不准学生上山砍柴；令其爪牙占用学校球场；强占学校礼堂设“天花娘娘牌”等等。这种种手段，都遭到学校师生的坚决抵制。周心怀不满，竟于1947年冬的一个下午，周强占学校球场晒谷，并派一妇女看守。学生在球场打球，球来球往，经常掉在谷上，该妇女骂不绝口，学生一气之下，将谷掀翻在地，将晒箕踩破交工友烧毁，约20分钟箬溪戒严，商店关门，居民闭户，小贩收摊，街道和小巷都由全副武装的乡丁把守着，两栋教学楼的通道被切断。一时，枪声大作，子弹向学校方向飞来，发现师生，乡丁就持枪瞄准。而盛校长为了全体师生的安全，临危不惧，适逢县军事科科长梅占春在箬溪，从而由梅科长斡旋解决。

1948年10月的一个晚上，有高一学生徐德炎（瑞昌人）在箬溪街玉良同学家复习功课回校，途经乡公所门口，周见后，令其保长李建华借口“赌博罪”将徐逮捕。学生得知消息，义愤填膺，狠揍了李保长一顿。周得知后暴跳如雷，立即指使乡丁包围学校，鸣枪示威，扬言要盛校长交出打人凶手。学生在学生会的组织下，拿起军训用的枪枝自卫。这样相持三天，周抬着李建华赴武宁县告状；学校立即组织学生代表团赴专署请愿（当时专署驻武宁）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严惩周兆祥。最后，武宁县长感到众怒难犯。命周放回被捕学生。

第四、师生思想活跃，进步歌曲和书籍在校流传。盛校长为人正派，刚直不阿。以追求民主自由和培养人才、振兴祖国为己任，师生言谈，自由广泛。如1947年物价暴涨，纸币急剧贬值，当时高中教师教学生唱了一首这样的歌：“这

年头，怎么得了，十块钱的票子没人要，街头茅房（指厕所）到处有，垃圾堆也找得到，要饭的化子看见了，摇摇头，摆摆手，不要！不要！……这年头，怎么得了，快把世界来改造。”不仅如此，进步书籍如新华社编印的报刊在部分师生中传阅。学校还充分动用学生会组织，以优秀学生为骨干，以班级为单位，定期组织学生写文章、出墙报、写学习心得，交流学习经验，举办各种专业讲演会，开展文娱体育比赛，丰富了师生的文化生活，把学校办得生动活泼，朝气蓬勃，为祖国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

（五）

1949年解放后，武宁县各中学合并为县立联合中学，盛先生一生的教育生涯乃告结束。

1954年江西省文史馆聘请盛先生为文史馆馆员；同年又被选为武宁县人民代表，连任武宁县人民政府委员；从1959年起先后担任武宁县政协一至三届委员会副主席。盛先生虽已年老，仍坚持到政协办公，参加会议，畅所欲言。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因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爱护，未遭冲击。

1975年11月，盛先生因患病住县人民医院，到十二月中旬病情严重，县党政领导亲自到医院慰问，并嘱咐医院领导，用特效药治疗。但盛先生自知年事已高，为了避免浪费国家财物和久病折磨，坚决拒绝使用高贵药品及输液等，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即安祥瞑目而逝。其时县政协尚未恢复活动，先生丧事由县革命委员会主持。省有关单位也有函电吊唁。依照盛先生遗嘱，丧事从简，“不报丧”、“不受礼”。但临

出殡，各亲友得到信息，还是远道赶来，特别是灵柩经过街道时，沿途各单位、各居民群众多自动站立致哀，燃放鞭炮，感人至深！

盛先生的一生是勤劳奋勉的一生，是公正廉明、培植后进的一生，是对人民教育事业忠心耿耿、鞠躬尽瘁的一生，是顺应世界潮流，不断求进步的爱国、爱乡的一生。而先生在1975年6月自感衰老时，还赋“八八感言”诗一首，表示一生享多贡少为负疚，先生的“虚怀若谷”精神尽溢言表。诗云：

年逾八八又添筹，

衣食人间何所久？

自问在世有何为？

享多贡少恒负疚！

最后我亦写《七律》一首，作本文结束语，以示缅怀。

虚怀若谷仰芳名，赤胆忠心为庶民。

教育兴邦同所愿，英才济世永铭心。

前贤引路堪留念，晚辈追随愧望尘。

后继有人齐努力，振兴祖国放光明。

忆家父黄隐霆

黄 福 元

家父黄隐霆，号懋鑫（书名铁儿），1881年出生于武宁县干楼村。曾祖父立斋公曾在北京国子监供职，祖父觉夫公历任德安、瑞昌、九江等县教谕。家父幼年聪慧过人，加以家学渊源，幼应童子试被录取首名，而誉盛一时。弱冠入庠为生员（即秀才）。早年由潘学海又名侠存（干楼富村人，曾任江西省检察厅长）介绍加入同盟会。李烈钧任江西督军时，挽我父为秘书兼护理督军印信。从此步入政坛，奠定了他以后事业的基础。关于他一生经历，以政、学、商三方面简介于后：

一、任众议院议员十年，修水县长半年。

1912年（民国元年）中华民国成立。1913年设参众两院，因家父与督军李烈钧同乡关系，荐为国会众议员。同时被荐的有参议员黄穆如（南昌人）、众议员戴季白等。按临时约法规定，参众两院议员任期只有三年，但国会成立后，政局动荡不宁，延至民国十二年，参众两院议员任期已达十载。1915年，袁世凯称帝解散国会，家父乃南下广州。同年底随李烈钧由香港、海防转越南河内、老开等地，到达云南昆明，同行者有曹浩森、熊式辉、王又庸等，参加了蔡锷发

※本文作者，现年71岁，已退休，定居县城。